
爱泼斯坦事件与学术的边界危机

作者：writer 来源：科学网

本文原地址：<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progress/39160.html>

本文仅供学习交流之用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请勿用于商业用途！

爱泼斯坦事件与学术的边界危机

。今年2月，最新解密的杰弗里·爱泼斯坦案文件再次震惊了美国学术界。随着文件的公开，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未被彻底揭开的网络逐渐显现。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·萨默斯因与爱泼斯坦来往密切，被迫辞去教职；语言学家诺姆·乔姆斯基因与爱泼斯坦的“深厚友谊”也被曝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“渗透”并非简单的金钱往来，而是一种通过信任、声望与网络关系逐渐展开的过程。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，学术界的边界被一点点模糊，甚至被重新定义。

在这错综复杂的网络背后，有一位并不为公众熟知却长期活跃于科学与思想界核心圈层的人物——约翰·布罗克曼。他被称为“科学出版界最有权势的人”，更被一些评论者视为连接资本、知识与权力的重要中介。正是通过他，一些本不应轻易被跨越的界限，变得可以被协商、被绕过，甚至被合理化。

2月23日，《美国高等教育纪事》发表长文《杰弗里·爱泼斯坦的学术掮客：约翰·布罗克曼如何为爱泼斯坦打开学术大门》，详细披露了布罗克曼如何充当爱泼斯坦进入精英学术圈的“牵线人”。文章不仅还原了关键事件的时间线，也揭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：当学术声望可以被“中介化”运作时，大学与知识共同体的边界究竟由谁来守护。

在此，我将基于该文及公开的文件、美国相关大学的官方报告、媒体调查报告等信息，梳理爱泼斯坦事件与高校关联的始末，以及其学术渗透路径，并进一步追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：美国学术界为何如此易于被腐蚀？或者说，当知识、资本与权力发生结构性勾连时，学术界还剩下多少自我防御的能力？

爱泼斯坦与美国顶尖高校早有关联

爱泼斯坦1953年生于美国纽约，早年以数学教师身份起步，后进入华尔街，20世纪80年代成为独立资产管理人，自称“亿万富翁”。从一名普通教师到金融精英，他的上升轨迹本身就带有某种典型的“美国式传奇”色彩。而正是这种表面的成功，为其后来的社会渗透提供了重要掩护。

早在21世纪初，爱泼斯坦便开始频繁出入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、斯坦福大学等学术机构，并与多位知名科学家建立联系。例如，著名的物理学家劳伦斯·克劳斯就曾接受了其25万美元的项目资金，并且在2008年爱泼斯坦首次被控性犯罪后仍与他合作，还表示“我从科学家的角度相信他”，认为爱泼斯坦“致力于支持科学”。相关言行随后引发巨大争议，因为它直接揭示了学术界在面对资金时的道德模糊地带。

与此同时，MIT媒体实验室负责人伊藤穰一也曾承认，在爱泼斯坦2008年被定罪之后，该实验室仍通过“匿名捐赠”等方式继续接受其资金。这一事实则揭示了一种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制度性困境。伊藤穰一后来郑重道歉并从MIT辞职。

如果说金钱是进入学术世界的门票，那么“与知识精英的合影”则成为爱泼斯坦最重要的“身份背书”。在这一意义上，他的真正目标或许并不只是进入大学，而是借助大学为自己重塑一种“可以被信任”的形象。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，学术界原本应当坚守的边界被一点点侵蚀，而这种侵蚀往往发生在“看似合理”的合作与交往之中。

布罗克曼如何成为“牵线人”

如果说爱泼斯坦是资本与权力的操盘者，那么布罗克曼则是将这种资本转化为“知识合法性”的关键中介。

爱泼斯坦对学术界的渗透并非偶然，而是通过精心构建的“科学慈善家”形象实现。这一形象之所以能够建立，正是因为有像布罗克曼这样的“解释者”与“引路人”。作为文学经纪人、Edge基金会创始人，他不仅掌握科学出版与思想传播的关键渠道，更掌握着一个隐秘而高效的“信任分发系统”。

布罗克曼是Edge网站的创始人。这个平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产出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成果，而是通过“问题”来组织思想——每年提出一个“大问题”，邀请顶尖科学家、思想家作答，并结集出版，成为全球知识精英的“第三文化”平台。正如布罗克曼自己所说：“第三文化”由那些正在取代传统知识分子的科学家与思想者构成。这一理念本身就带有一种重构知识权威结构的雄心。

也正因如此，他的客户名单堪称“思想界的权力地图”，几乎全部为顶尖学者，同时也是公共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。他们的背书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。

布罗克曼真正的“发明”，并不只是一个网站，而是一种连接资本与知识的机制。他每年在TED大会期间举办“亿万富翁晚宴”，将科技巨头与科学家置于同一空间之中。这种场合看似轻松，却具有重要的结构性意义。它创造了一种“非正式的权力场”，在这里资金、思想与声望得以交换与再分配。

爱泼斯坦正是在这样的场域中，完成了关键的“身份跃迁”。自2000年起，他频繁参加该晚宴，并迅速成为Edge基金会的重要金主；1998—2008年间捐赠50.5万美元，之后持续资助，直至2015年最后一笔。更重要的是，布罗克曼不仅接受资金，还主动为其“配置资源”：他让爱泼斯坦资助晚宴嘉宾的研究项目，从而在学术界内部建立起一条隐秘却有效的影响链条。

至此，一个清晰的模式浮现出来。布罗克曼的“牵线”机制，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三方共赢的结构：科学家获得资助与曝光，爱泼斯坦获得学术光环，布罗克曼则进一步巩固其在科学出版领域的主导地位。然而，也正是在这一“共赢结构”之中，问题悄然显现。

因为，一旦知识的流通开始依赖中介，声望的分配开始受到资本影响，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判断标准就不再完全由其自身决定。换言之，布罗克曼并不是简单地“介绍人脉”，而是在无形中重构了一套新的规则：谁可以进入、谁值得被听见、谁能够被看见。

而当这种规则不再透明、不再可追问时，学术界所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个体的道德问题，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脆弱——一种在资本、声望与人际网络交织之中逐渐失去自我边界的脆弱。

美国学术界怎么了

如果说布罗克曼的“牵线”机制揭示了一种运作方式，那么爱泼斯坦事件真正令人不安之处在于，这一切并非偶然的个案，其恰好能够嵌入美国学术体系之中，并长期运转。这意味着，问题不在边缘，而在结构本身。

可以说，爱泼斯坦的渗透正是沿着如下这些结构性缝隙一步步展开的。

首先，资金饥渴与“捐赠者至上”文化。在当代美国大学体系中，私人捐赠早已从“补充资源”转变为“核心支柱”。顶尖大学的科研、实验室、跨学科项目，往往高度依赖外部资金支持。在这一背景下，“谁提供资金”，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“什么可以被研究”。

其次，精英网络的文化。如果说资金提供了入口，那么精英网络则决定了谁能够被接纳。布罗克曼的Edge晚宴等活动表面上是思想交流的场域，实则构成了一种高度封闭的社交结构。这种结构往往强调“前沿思想”“大胆观点”，但其潜在逻辑却是“金钱-关系-影响力”的循环再生产。

再次，选择性忽视与道德豁免。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部分学者并非“没有看到问题”，而是选择“只看自己想看的部分”。这种现象被著名生物学家乔治·丘奇事后称为“书呆子的隧道视野”。在这种视野中，智力被绝对化，道德被边缘化。虽然丘奇后来为此说法道歉，但这样的表述并非简单辩解，事实上反映出了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观念：只要有助于知识生产，其他问题可以暂时搁置。然而，问题恰恰在于当“知识”成为唯一尺度时，学术便为自身开辟了一条道德豁免的通道。

此外，声誉洗白机制。在上述结构的支撑下，爱泼斯坦得以完成其最关键的一步，将“金钱资本”转化为“象征资本”。他通过资助项目、网站推荐、私人飞机接送等方式，换取学者的公开背书与隐性认可。其个人网站列出“资助奖项”与科学家证言，正是典型的“声誉洗白”操作。而布罗克曼则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“学术合法性包装”。换言之，学术界不仅被利用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种转化。

最后，监管缺失与制度惰性。应该说，使这一切得以持续的是监管机制的迟缓与不作为。2008年之后，哈佛大学虽已制定处理捐赠、校外资助的相关政策，但执行并不严格；MIT更是直至2019年丑闻全面爆发后，才启动系统性调查。而2026年解密文件显示，部分学者在爱泼斯坦被定罪之后，仍继续寻求其资助或提供私人咨询。这说明问题并非“信息不足”，而是“选择性忽视”。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，失败不在于缺乏认知，而在于缺乏意志。

这些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是爱泼斯坦不仅将个别学者“拉下马”，更对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公信力造成了侵蚀。更深层的影响，或者说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美国学术界“怎么了”，而是当学术越来越依赖资本、越来越嵌入权力网络之中，它是否仍然拥有说“不”的能力。

警惕“知识精英”的脆弱性

在我看来，爱泼斯坦案真正令人不安的，并不只是一个罪犯曾出入名校、结交名流，而是他竟能借助学术的光环，为自己不断续写“体面”的履历。一个本应守护真理与公共价值的世界，竟在

金钱、声望与关系面前，一次次降低门槛，这才是问题最严重的地方。

这说明知识并不会天然导向道德，聪明也并不必然带来清醒。恰恰相反，越是身处精英网络，越可能对自己的判断产生过度自信；越是习惯于被尊重的人，越容易把“例外”当成自己的特权。于是，学术界最危险的时刻，往往不是无知蔓延之时，而是自以为足够理性、足够高明，因而对诱惑失去警觉之时。

爱泼斯坦所利用的，正是这种脆弱性：大学对资金的依赖，学者对资源的渴望，精英圈层对彼此背书的迷信，以及知识共同体对自身道德形象的过度信任。换言之，他并不是凭一己之力攻破了学术界，而是学术界内部早已存在裂缝。

因此，真正需要重建的，不只是捐赠审查制度、交往透明机制与利益冲突规范——这些当然重要；更重要的是重建一种更为朴素、更为坚定的学术伦理：不是所有的钱都能拿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交往，不是所有“有助于研究”的资源都值得欢迎。

大学之所以为大学，不在于它能吸纳多少资本，而在于它在资本面前是否仍有拒绝的能力。若不能，那么它所失去的就不只是声誉，而是知识本身的尊严。

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、外国语学院教授）

作者：郭英剑 来源：中国科学报

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<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progress/>

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请勿用于商业用途，[爱科学iikx.com](https://www.iikx.com)转发